

第十章 自然法

英國人主辦的“上海總會”，酒吧裡充滿人聲和煙味。吧台前那條離地8英寸、長約20米，據說其長度在全世界數一數二的黃銅杆上，擱著幾十隻正站在那裡飲酒抽煙聊天的總會會員們的腳。

這裡是座落在外灘2號的“上海總會”新樓。兩年前落成的新樓，除去建筑材料是新的，整個格調一派古色古香。每間房間，從五米高牆上的鑲木護壁板到天花板上的雕飾，從供玩扑克下棋的桌子到皮質講究的靠背椅，一律深棕色。天花板上垂下的枝架水晶燈，射出亮度故意被調得很低的光芒，給人以仍舊生活在點蠟燭時代的感覺。酒吧大廳入口處的牆上用青銅板刻著建造新樓的出資人名單：英商儀和洋行、英商上海電車公司、卜內門洋鹼公司、匯豐銀行，英商正廣和洋行。

“上海總會”是上海歷史上最久最保守的洋人俱樂部，會員嚴格局限於男性，酒保茶房清一色男性。女性隻能在一年一度的聖誕舞會上進入俱樂部。會員由十幾名最初來到上海的英國人發起，新會員必須由九名老會員推薦，經資格審查委員會表決通過才能入會。會員可邀請客人來就餐，但是客人必須是男性。顯而易見，“上海總會”的運行思想就是要把這裡打造成英國人的大本營。所以，成立了50年後，這裡的會員絕大部分是英國人，其他還有少量的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和一個日本人。

入口處的七彩玻璃門，因為有人不停地進進出出，發出彈簧絞鏈被拉緊后放鬆的嘎嘎聲。進入大廳的人，和熟識的會員或吧台后的酒保，打個三言兩語的招呼，很快就消失在煙霧和人堆裡。

在這個普普通通的周日黃昏，一些從各種機構下班的會員，到這裡來喝上一杯，或

是四人湊成一桌打惠斯特牌，或是站在吧台前，一隻腳站著，一隻腳擱在那根黃銅杆前，邊抽雪茄邊交換最近的新聞。

他們談到印度的棉花價格下落、德國物理學家馮勞厄發現X射線、英國船體設計師安德魯斯隨他設計的鐵達尼號和1500乘客撞上冰山一起喪生、九龍廣州鐵路沙頭角支線開啟、第五屆奧林匹克運動大會在斯德哥爾摩召開、日本明治天皇去世、基督教中華聖公會在上海成立。。。這當中，最精彩的話題應屬儀和洋行大班亨利凱塞克（Henry Keswick）講述他去年在倫敦出席英王喬治五世的加冕典禮。

亨利凱塞克是凱塞克家族在儀和洋行上海分行的第三代大班傳人。第一代大班威廉凱塞克（William Keswick）從上海回到倫敦當上國會議員，晚年得子，生了亨利。亨利從劍橋三一學院畢業後，加入軍隊，以少校身份參加南非的布爾戰爭，然後退役，回到遠東，接任儀和洋行的家族管理職務。他從叔父詹姆士凱塞克（James Keswick）手裡接過大班的位。此外，他還擔任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主席團年度主席、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因為這般顯赫的身份，他得以受到邀請出席喬治五世的加冕典禮。

理短發、戴眼鏡的亨利向酒吧台上用海螺做的煙灰缸裡捻熄吸剩的雪茄煙蒂，一隻手插在筆挺的條紋西裝背心裡，一隻手按著酒吧台磨圓的邊緣，詳細地向一群會員介紹他親身經歷的加冕典禮。

“6月23日那天，共有7000人擠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觀禮，我站的地方排在五港同盟的男爵後面，是哪五個港口呢？黑斯廷斯、新羅姆尼、海斯、多佛、以及桑威治，據說，這五個港口的男爵原來負責為陛下披上儀式性的斗篷，後來免去披斗篷，而這五個男爵的站立位置卻永久保留下來。運氣的是，這五個男爵先生都長的比我矮，所以沒有擋住我的視線。”

“那麼，亨利，你後面還有多少觀禮客，你有沒有擋住別人的視線？”有一個促狹的聽眾問。

“我后面至少還有兩排觀禮客，有沒有擋住他們的視線，我不清楚。據說那天每個觀禮客的平均佔有面積為18平方英寸。”

“你們不要打岔。大班，你接著講，那天你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倒底看到了什麼？”

“看到了五件衣服。陛下穿過走廊走上聖壇的時候，穿絳紅色天鵝絨長袍，這件長袍鑲著金色蕾絲袖口和貂皮披肩，最奇特的是這件長袍的裙擺長得需要有8個人托起，而托裙擺的8個人都是侯爵伯爵。這些侯爵伯爵穿的長袍也是有披肩的，披肩的長度跟爵位品級成正比，所以沒有公爵托國王的披肩，因為公爵的披肩也長得需要別人來托起。這是我看到的第一件衣服。

“第二件衣服是陛下登上寶座時穿的。這時，有人替陛下解下絳紅天鵝絨長袍，換上一件無裝飾極簡單的白色長袍，這件長袍叫做塗聖油長袍，是坎特伯雷大主教替陛下額頭、手心上點聖油時穿的。

“點完聖油後，有人替陛下解下白色長袍，換上一件低領口的白色束腰長衣，外面再罩上織有國徽圖案的金緞長袍。據說，這兩件衣服象征皇室權威來自人民。換上這第三第四件衣服後，大主教和掌禮大臣輪留獻上寶劍、寶球、戒指、權杖。

“東西都獻完了，陛下換上第五件衣服，紫色天鵝絨長袍，另外換8個人托著裙擺，走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經過就是這樣，請問，我還漏了什麼？”

“大班，你忘了講王冠是什麼時候戴上的。”

“王冠是在陛下接受權杖後，由大主教替陛下戴上。在這之前，我們所有的觀禮客，包括那些貴族，凡是有帽子的，都拿在手裡，要等陛下戴上王冠後，才能戴上各自的帽子，從此，我的視線就被那些男爵的帽子擋住了。”

“哈哈。。。 ”聽眾們爆發出一片笑聲。

“大班，加冕是去年的事，你看了以後怎麼還記得住這麼多細節？”有人問。

“不是看了以後，而是在出席加冕典禮之前，這些細節都寫在請柬所附的說明書裡，

我在出席加冕典禮前，早就把這些細節背出來了。”

“哈哈。。。 ”聽眾們又爆發出一片笑聲。

大班把右手放在胸前，略為彎腰鞠了一躬，然後帶著“我還有事，恕不奉陪”的微笑離開酒吧台前的人群。

向一個茶房詢問了一下後，亨利大班走進一間同酒吧相聯的房間，那裡圍著一堆人正在觀看正廣和洋行大班考爾伯克和美國副領事杰梅遜下棋。跟吧台前聽亨利大班講英王加冕時隨意插話的聽眾不同，在這裡看棋的觀眾都很安靜，隻有偶然發出一聲嘆息，或輕微地點點頭表示贊賞，體現這些觀眾的思緒緊跟著棋局的進展在起復。

亨利大班站到觀棋的人牆後，輕拍一個領尖釘有金鈕扣的人的背肩，那人回過頭來。

“（很輕聲地）喲，亨利大班，您好。”

“您好。現在有空嗎？”

那人點點頭，會意地跟著大班離開觀棋的人們，回到酒吧，在靠牆一張僻靜的小桌旁坐下。這張桌子小得隻夠放一隻煙灰缸和兩隻玻璃杯。

跟亨利大班一齊坐下的是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合伙律師麥克尼爾。麥克尼爾戴著鏡片很厚的眼鏡，架在肥大的鼻子中下段，使眼鏡的金屬腳勉強能鉤住耳朵。他的雙頰紅潤，梳得很整齊的頭髮已經花白。他穿著昂貴的全毛藍色西裝，配上釘有金鈕扣的高領白襯衫，真絲紫底金花領帶，一望而知是一個隨時可上公堂對薄的大牌律師。

“要不要來一根？”大班向律師敬雪茄。

律師搖搖頭。大班點燃雪茄，自己吸了起來。

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為儀和洋行提供法律服務已經超過半個世紀，律師事務所的歷任合伙律師跟儀和洋行的歷任大班都已從主顧關係變為私人朋友。亨利凱塞克特地從人堆裡拉出麥克尼爾，使後者覺得大班決不是僅僅要找自己聊天。

“麥克，這或許是我們最後一次在‘上海總會’聊天了。”

“發生了什麼事？”

“家父在倫敦去世後，他的選區選我當國會議員，我下禮拜就要離開上海回國就任。”

“請問是哪個選區？”

“倫敦市的Epsom城。”

“恭喜上任。”

“有一件事情，在離開上海前，我要委托給你。這件事既不跟買賣有關，也不跟財產管理有關，這件事情隻是一種意見，一種想了一半的意見，我要托負給你，讓你替我不在上海期間，遇到適當機會，替我表達。”

亨利大班要委托麥克尼爾表達的意見是有關華人參加租界的管理。1905年，也就是從7年前開始，上海的一些商界華人在一位姓顏的牧師帶動下，以華人在公共租界同西人同樣繳稅納捐為理由，請願要求成立一個華人機構：華商公議會代表委員會。工部局董事會作出任何與市政建設有關的決定之前，應向這個華人機構諮詢，這樣才能避免華洋居民之間產生隔閡，影響租界社會的穩定。這個請願被西人納稅人會議否決。但是，亨利大班認為這件事情決不會從此不了了之。

“‘無代表，不納稅。’這些華人請願用的理由跟我們在英國選舉國會議員的理由一模一樣。他們在租界裡跟我們一起生活了50年，看到我們洋人怎樣管理一個社會，促使他們產生要參政的念頭，不足為奇。這種想法的最大支持者就是上海華人總商會。這家商會現在有自己的商團武裝，跟北京新政府的關係和癩子皇帝時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我要委托您的事情，就是當租界再次發生是否讓華人參政的辯論時，請您代我向納稅人會議表態：第一，公共租界的今天是我們洋人五六十年來打拼的成果，沒有我們洋人，外灘還是荒灘，所以我們洋人在租界佔主導管理地位，是對我們貢獻的合理回報，在道義上是站得住腳的；第二，隻有讓我們洋人在租界佔主導管理地位，才能保障租界繼續朝現代都市的

方向發展；第三，我並不反對華人參政，在香港、新加坡、印度這些英國的殖民地，都有當地人參政，條件是華人參政必須照我們洋人的規矩來做，而不是把中國人的那一套搬到租界來，不然的話，租界很快會退化到跟華界一樣混亂落後。麥克，您覺得我的想法合理嗎？”

“我的想法跟大班的想法差不多，除去一點，那就是公共租界的法律地位跟香港、新加坡不同。後者是割給英國的殖民地，有英王任命的總督統治。上海是租借地，由當地居民自治管理，這就是納稅人會議選出工部局董事會來管理租界的法律根據。”

“照你這麼說，華人居民參政進而跟我們平起平坐是理所當然的嚒？”

“不，公共租界是中國政府租借給洋人的，洋人是二房東，華人在租界生活，好比是二房東的房客。作為同一個社區的居民，二房東可以聽取房客的意見如何管理社區，但是二房東和房客的身份差異，不會因參與管理社區而改變。華人跟洋人在租界裡平起平坐，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

“照這麼說，我們根本不用理睬華人團體的參政請願？”

“也不盡然。即便作為房客，他們想參加房屋的管理，既是合理要求，也對房屋保養有利。大班，請您放心，當華人參政的辯論再次興起時，我會讓整個納稅人會議聽到您的觀點。請等一等，這是給我的嗎？”

一位茶房端著一隻銀盤走過來，放在麥克尼爾的桌前，銀盤上有一張紙條。茶房向麥克尼爾點點頭，然後站在旁邊聽候進一步吩咐。

麥克尼爾拿起紙條，看了一下，對茶房說，“請他進來。”

亨利大班知道麥克尼爾有非“上海總會”會員的客人來訪，便禮貌地站起來告退。

“大班一路順風。”麥克尼爾跟亨利握手。

“我們保持聯絡。”

麥克尼爾目送大班去酒吧台跟別人道別。同時，他看到茶房帶來了自己的訪客，律

師事務所裡的唯一華人同仁容定律師。

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裡是這樣安排工作的：每個合伙律師都有一個律師幫辦和一個文案，那個律師幫辦還有一個自己的文案，這四個人構成一個單元，叫做出庭小組。容定是麥克尼爾出庭小組裡的律師幫辦。

容定上次來“上海總會”這個地方，是受恩師廣學會總干事李提馬泰邀請，前來出席英國浸禮會在中國召開第一次大會的籌備會議。透過酒吧裡淺藍色的煙草氣霧，容定看到麥克尼爾比自己高出一個腦袋的個子，站在一張小桌後面，向自己招手。

“亞力山大，這麼晚來找我，還帶著公文包，一定有急事嘍。”麥克尼爾拍拍容定的肩膀，“能否請你在這兒晚餐？我們邊吃邊談。”

按照律師事務所的規矩，過了晚上七點，繼續工作的話，可以享受免費晚餐。在“上海總會”享受晚餐，容定覺得更為動心。

餐廳的門口，大理石底座上安放著一尊總會創世人胖嘟嘟的半身青銅雕像。繞過那尊雕像，麥克尼爾和容定在一對用真皮革作椅墊的火車座裡坐下。靠近火車座的牆上挂著總會裡各次重大事件的照相。但是，容定看不清照片上的人物真容，因為這裡的燈光很暗。

在這裡就餐的人，大都身著講究的晚餐禮服，慢條斯理地進餐，悄聲息氣的交談，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氣。置身其中，容定覺得到了一個貴族的世界，要不是麥克尼爾坐在面前，身穿半舊西裝的容定，會覺得很不自在。

印刷華麗的菜單上，菜式的挑選並沒有容定想像的那麼多，前菜他點了花色炸蝦和碗豆湯，主菜點了牛腰肉配通心粉。麥克尼爾點了魚肉塞香菇，地中海蔬菜湯，和煎鵝鶉胸肉。

“怎麼樣，要不要嘗嘗櫻桃白蘭地，勁道大得很？”

容定禮貌地謝絕。篤信基督教的他是不碰烈酒的，他點了果汁汽水。

麥克尼爾為自己另外點了一碟下酒的魚子醬。

麥克尼爾之所以選擇律師這一行業，是因為他父親曾經是一位建築商，因為建造的房屋倒塌，造成人員傷亡，成為訴訟的對象，被一群精明的律師整得破產，從而使他從小認定當律師比當建築師更能主宰自己或別人的命運。

在麥克尼爾喝下兩杯白蘭地的時候，容定向他詳述了美國金氏公司指責商埠印書館盜版“世界通史”的案子。

上湯品之前，麥克尼爾叫跑堂搬來一架輕便的檯燈。在檯燈的明亮光柱下，麥克尼爾閱讀了容定從商埠印書館帶來的金氏公司的信函，以及商埠印書館總經理方瑞簽名的法律委托書。燈光照著麥克尼爾微白的鬢角和隨著閱讀上下移動的厚鏡片後的銳利目光，確定紙上的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沒有漏掉。

“亞力山大，這份委托書你明天拿到辦公室讓我簽字蓋章生效。對於這個案子，你準備從何處下手？”

容定回答他首先要研究1886年簽定的《世界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903年簽定的《中美商約》，然後調查金氏公司有無在上海任何機構辦過任何注冊，如有辦過，是什麼性質的注冊，最後根據調查的結果，擬定對金氏公司的回函。

聽完容定的計劃，麥克尼爾讓跑堂搬走檯燈，騰出空間，端上湯品，用擦得錚亮的銀質湯匙舀起湯，嚐了一口，點點頭，不知是贊賞湯品的味道，還是滿意容定的計劃，“亞力山大，告訴你一個內幕消息，金氏公司這樣的美國出版商多半是找‘上海總會’的會員伊文斯先生當代理商，尋求在上海乃至整個中國出版它的書籍，所以我建議你首先調查伊文斯先生有沒有替金氏公司作過任何注冊。”

“這個內幕消息很寶貴，可以省去我很多時間。我估計對方很快就會正式起訴。”

“你這樣估計的根據是什麼？”

“如果金氏公司沒有伊文斯先生當代理，它會在上海找律師出面。對於金氏公司這樣的大客戶，上海的律師大都按小時收費，於是這些律師就有動機在公文來往上多花時間，

在結案前累積工作小時，大大賺一把，所以這件案子的進展快不了。有了伊文斯先生當代理，情況剛剛相反，越是早結案，如果勝訴，金氏公司得到賠償，伊文斯先生越是早分到一杯羹，所以他會督促律師趕快行動。這就是為什麼根據您剛才的內幕消息，我估計對方很快就要起訴的原因。”

麥克尼爾讚賞地點點頭。眼前這位事務所裡資歷最淺的容定，絕對不是光會在辦公室裡整理文件的不上檔次的小律師。這個個子長得不高的華人律師，有朝一日會在法庭上豎起比他個子高大得多的形象。

“那麼，你對辦理這件案子有沒有顧慮？最大的顧慮是什麼？”

“最大的顧慮是社會輿論。《世界通史》這本書是金氏公司原稿出版，而商埠印書館在上海出版這本書沒有得到金氏公司的同意，這是事實。一旦正式起訴，社會輿論就會偏向金氏公司，而社會輿論往往會影響主審官的判決。”

“現任會審公廨主審關炯之先生是一個強硬派人士，不像是一個會被社會輿論輕易左右的法官。另外，我建議你在起草回函前，溫習一下蘇格拉底的自然法。”

容定瞪大眼睛，不明白麥克尼爾為什麼把幾千年前的西臘哲學跟眼前這件版權案子扯在一起。

這時，跑堂遞來下一道菜。麥克尼爾等跑堂撤去桌上舀空的湯盤，將兩道主菜端端正正地放下，才一邊用刀切割吱吱冒油的煎鵪鶉，一邊慢條斯理地說出原因。

“你一定很奇怪，古希臘的自然法，跟金氏公司的《世界通史》有什麼關係？關係在於打消你剛才提到的顧慮：社會輿論。在蘇格拉底之前，學者們把‘自然’和‘法’區分開來，認為‘自然’是明智、永恆的，而‘法’是專斷的。蘇格拉底則認為自然的發展是天生合理的，這種合理狀態因為人的自私，才被破壞。法律的存在，就是為了恢復事物的自然發展。這樣的‘法’就叫做‘自然法’，一切法律的合理性必須接受‘自然法’的檢驗，才站得住腳。你的顧慮是商埠印書館擅自出版《世界通史》，有違西方的版權法，社

會輿論因此會同情金氏公司。但是，你有沒有想過，當今貴國，民智剛開，正要如飢如渴吸收西方文明的養分，如果在這個時候運用西方的版權法，不是仿礙了貴國民智開放的自然發展嗎？”

“你認為，商埠印書館出版《世界通史》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你在打這場官司的過程裡，把自然法的觀念導向社會，社會輿論就不會一面倒向金氏公司。”

“明白了。”容定喜滋滋地將一片牛腰肉放入口中。

兩位律師在主菜後，點了果凍布丁和咖啡，才結束這場工作晚餐。

一小時後，容定坐著小劉的馬車回到新開路家中。仆人們都已入睡，隻有妻子羅米在臥室等著他。

“我要開夜車處理商埠印書館那件案子，你先睡吧。”容定對羅米說。

“我去替你泡壺紅茶。還有什麼事？”

“告訴陳則民，這個禮拜天我沒有空去‘杏花樓’晚飯。”

“我會的。”羅米一邊這麼說，一邊心想丈夫主動放棄受邀的餐宴，真是難得。

羅米提著滿滿一壺錫蘭紅茶走進書房時，容定的書桌上已擺滿剛從玻璃書櫃裡抽出的各種參考書籍。羅米在自制的棉布保暖套裡放入茶壺，退出書房。

容定頭也沒抬，早就一門心思沉浸在鑽研裡。他首先打開的是1886年出台的《世界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其中，“自動保護原則”和第5條第2款特別引起他的注意，“自動保護原則”是這麼寫的：“作者在成員國中享受和行使《伯爾尼公約》規定的權利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續”；第5條第2款是這麼寫的：“各國依據本國法律對外國作品予以保護，不受作品來源國版權報護的影響。”經過反復推敲，他將有關條款統統記錄下來。

然後，容定打開1903年簽訂的《中美商務航運條約》，其中第11條第1款和第2款是

專門針對中美兩國之間的版權互惠。第1款是這麼寫的：“無論何國若以所給本國人民的版權之利益一律施諸美國人民者，美國政府亦許將美國版權律例之利益以對等原則給予該國人民。”

結束對條約的研究後，容定在書桌上攤開紙筆，開始擬寫對金氏公司來函的答辯書。他對來函裡指控的每一件事情，做出富有說服力的反駁。他從中美兩國的版權、商標制度說起，談到商埠印書館和金氏公司出版宗旨，從而引起出版物的不可避免的重疊。他引用大量權威的說法，恰到好處地加強自己的論點和立場。盡力做到語言平簡，內容豐富，沒有意氣用事，沒有陳詞濫調。每頁底部都有詳細注腳，答辯書的首頁是一張目錄表，答辯書的末頁是索引。

東方發白，透過書房的百葉窗瀉入曙光的時候，容定將答辯書看過3遍。他閉上眼睛，在書桌上睡著了。

“定，快醒醒。”

容定被羅米叫醒，發現這時已過上午十點。

“律師事務所有急件，剛送來。”羅米遞給容定一個火漆印封住的牛皮紙袋。紙袋的一角有律師事務所秘書露辛達寫的英文：亞力山大，商埠印書館送來的急件。

容定打開牛皮紙袋，掏出一張公共租界會審公廨發給商埠印書館的公文，通知商埠印書館，美國金氏公司正式起訴商埠印書館非法出版《世界通史》。公文之外，另外附有一張商埠印書館總經理寫的便條：容大律師，速來商議對策。

“叫小劉備車！我去洗臉。”容定說罷，站起身去盥洗室。

在接下來的一個小時裡，容定先回律師事務所，請麥克尼爾在昨晚看過的法律委托書上簽名蓋章，並且迅速商定對付金氏公司正式起訴的最有效反制手段，然後去商埠印書館安撫正在焦急等候的總經理方瑞和張翰林。

金氏公司怎麼出手這麼快？那是因為金氏公司在上海有代理人伊文斯在操辦此事。

還要不要回復金氏公司的最初來函？當然要，答辯書昨夜已經寫好。到這個地步，還有沒有可能放低姿態取得妥協，常言道抬手不打笑臉人？現在不是提議和解的好時機。下一步該怎麼辦呢？

容定在商埠印書館總經理辦公室把剛剛跟麥克尼爾商定的反制手段告訴方瑞和張翰林。聽完後，方瑞和張翰林吃驚地久久不能啃聲。

DRAFT